

自行车带给我的青春记忆

□于泽威

心疼！我把“飞鸽”拖到一边，平放在道牙子上，“对不住了，你忍着点吧。”一脚踩住翘起的另一端车圈……那一夜，我和大雨搏命，在“中流击水”，与“飞鸽”共进退，“咯咯”的切齿声战胜了饥饿和黑暗，蹒跚的脚步和着前轮“铮铮”的鸣响，演奏出一曲不屈的交响曲。

“爸爸，我的生日快到了，给我买一辆自行车呗。”女儿上初中了，总想摆脱我的“监视”，做一回“自由人”。虽然孩子到了青春期，可她懂事、乖巧，丝毫看不出这个年龄段该有的叛逆。我和孩子妈妈商量了一下，还是不放心。看着她那可怜巴巴的眼神，我有些犹豫和不忍。思绪一下子回到了我的小时候。

自行车，多么亲切的称呼啊！那个年代，自行车是家中不可或缺的大件儿，其作用绝不亚于现在的私家车。谁家要是有一辆“凤凰”或“永久”，不知要羡慕多少人。我家住在厂职工宿舍楼，逼仄的走廊里挨挨挤挤住着12户人家。到下班的时候，走廊热闹起来，自行车们陆续上楼，本不宽敞的走廊开启了“阅兵式”，你家的“金鹿”，我家的“飞鸽”，他家的“凤凰”，你方唱罢，我方登场，蔚为壮观。这个时候，我会趁爸爸做饭的时机，偷偷爬上自行车，双脚用力地蹬，聆听那悦耳的刷刷声，感受一下风驰电掣的滋味，高兴了，还会按下车铃，好不威风！要是爸爸在公共厨房吼一嗓子：“快写作业去！”那是最扫兴的，我恋恋不舍地跳下车，看那车后轮仍然“刷刷”地转圈，心中莫名地失落。

记得上初一那年，我竟无师自通地学会了骑自行车。但还不是真正的骑行，小伙伴们把这种骑行方式美其名曰为“掏裆”。实在是因为个子小，坐在座子上脚就够不着车蹬子。“掏裆”也有技巧：先是左脚踏在车蹬子上“遛车”，待速度起来后，右脚迅速从横梁下方的空隙处穿过，踩在另一侧的车蹬子上；然后还要保持平衡和车速，以免人仰马翻。这种骑行方式掌握好了，速度照样飞快。看，骑行者竭力将车把向左拽，右脚加力时却要向右使劲，在这样的“撕扯”中飞快地前行，犹如挂在一侧马鞍子上的骑手，滑稽而又毫无违和之感。

后来我骑车上瘾了，看到别的小伙伴骑行，手心就痒痒，想方设法借过来骑几圈。等到家长下班的时候，长条走廊里冷清了，楼梯口却热闹起来，和我年龄相仿的半大小

子，全都勤快起来，嘴里高喊着“爸，我来搬自行车！”在接过车子的瞬间，调转头，猛按车铃，“嗖——”地消失在楼后……

自行车也曾给我的童年蒙上阴影。班级里，有不少同学的家远，条件好的家庭就配了自行车。看着同学们潇洒地骑行的背影，好生羡慕。终于有一日，捺不住手痒，央求一位同姓同学，把自行车借给我骑回家吃午饭。哈哈，来个潇洒的助跑，往车蹬子上一蹿，一路铃声清脆，清风飒飒，好不惬意！也怪我犯懒，吃饭前没把自行车搬上楼。

吃完饭后，本以为可以再骑车逛一圈，可下楼后就傻眼了，自行车不翼而飞！脑子一片空白的我，在大街上四处飞奔，看见任何一辆自行车都像自己丢失的那一辆。该死，但愿那可恨的偷车贼还没有走远！哎呀，这让我怎么向同学交代？爸爸知道了，会不会招来一顿“毒打”？失魂落魄的我，一会儿希望能够在附近找回车子，一会儿又怀疑是不是同学跟我开了个大玩笑，一会儿又咬牙切齿地咒骂那个偷车贼……梦魇般难堪的日子过去了，爸爸赔给同学家一辆新自行车，我挨了一顿揍，见到同学也不像以前那样阳光，畏畏缩缩，不敢直面同学的眼睛……

儿时的自行车，让我欢喜让我忧，丢自行车的那一夜，我和噩梦搏命，在焦灼中辗转反侧，竭力权衡怎么向家人开口，“咯咯”的切齿声妥协了无奈和黑暗，无尽的悔意和着不争气的眼泪，演奏出一曲不眠的交响曲。

如今，自行车和我的生活渐行渐远，却还在记忆里存有一席之地，每每看到人们“叮——”地扫码打开街边的共享单车，一股暖意便会喷薄而出。崭新的生活里，自行车还会演奏怎样的交响曲呢？

“不慕风驰雷电，犹钟气定神闲。正街偏巷意翩然，按响曙光一剪。常将旖旎和留恋，授予塞北江南。两只轮子画圈圈，好把荆棘踏遍……”

这首题目为《自行车》的小诗，是我20世纪90年代初刚走上工作岗位时写的。它反映了青葱的我拥有自己的第一辆自行车时的喜悦心情。那时，家在老太平区，工作单位在学府四道街，15公里的车程，需要先坐公共汽车，然后倒无轨电车，单程用时一个半小时。爸爸用他一个月的工资——180元钱购买了这辆“飞鸽”，奖励给我，寓意我参加工作后能够踏实上进，飞黄腾达。

风雨相伴，这辆“飞鸽”是我的挚友。这台“二八大杠”壮如一头公牛。漆黑的车身，电镀的车把，加重的后座，清脆的车铃……真是让人爱不释手。它载过柴米油盐，载过煤气罐，载过人，和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说来也巧，刚上班那会儿，正赶上工会组织上岗学习，内容就是自行车的原理构造。由此，我不仅了解到自行车的发展历史，还熟悉了自行车的结构组成，更掌握了自行车的简单维护保养技术。这对我来说至关重要。每天15公里的骑行，“飞鸽”的磨损程度可想而知。于

是，在闲暇时，我就会用自己所学，精心养护它：先是巡视各个螺丝是否松动，接着给链条上油，然后检视胎压和车把校正，最后是车体清洁……车圈擦起来很费事，要把辐条一根根擦净，有时还要在抹布上蘸点机油，顺着辐条的边缘自上而下轻轻擦拭，碰到辐条交汇处，还要留心不要落下，以免冷落了它。看着辐条和车圈在阳光下熠熠闪光，心里的美劲儿就甭提了。

这辆“飞鸽”曾和我一起“走麦城”。七月的一天，为了赶任务，我们班组加班。待完工后，已是半夜。天公不作美，竟下起了雨。天边不时有雷声闪过，披上雨衣，擦干了车座上的水，出发。一路上，隆隆的雷声，哗哗的雨声，雨点击打雨衣的啪啪声与车轮劈开水浪的刷刷声，交织在一起，给黢黑的长路渲染了喧嚣的调子，倒也不寂寞。

骑到炉具厂附近，雨越下越大，积水和道牙子齐平，偶尔有汽车经过，冲出一股水浪。我和“飞鸽”在水浪中孤独地穿行，分不清哪里是主路，哪里是辅路。还好，前边的路有一段绿化带，沿着绿化带边缘骑行准没错。视线越来越模糊，水浪越来越汹涌，速度越来越慢。不行，还是避避雨吧。

正寻思着，突然车把一顿，我下意识地往左一偏，同时双脚加力，可是前轮却猛地往下扎去。我把身子一侧，双手撒开了车把，“扑通——”一个趔趄栽进了旁边的绿化带里。我顾不上疼痛，连滚带爬地钻出来。原来，为了清理淤泥，环卫工人敞开了马葫芦盖。“飞鸽”的前轮扎进了马葫芦，好险！水打着旋儿往马葫芦里灌，“飞鸽”的前轮卡在上面。我使出了吃奶的劲儿，好不容易才把它薅出来。看着瘪了的车圈，好一阵

与您约稿

本版以呈现哈尔滨风情风貌、展现哈尔滨特质魅力、传承哈尔滨城市温度为主，以随笔、散文、杂感等不同文体，对文化多元、风貌独特、底蕴深厚的哈尔滨，作出形象、深刻、诚挚的解读。力求通过这些个性化的民间记录，打捞、梳理出这座城市的记忆碎片和人文脉络。

稿件字数1000-3000字，可配发若干老照片，并注明姓名及联系方式，发至邮箱22354430@qq.com即可。